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五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中

宋 袁樞 撰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歷遣使冊  
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為帶方郡  
王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九年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  
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貞觀五年 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  
德為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



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  
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  
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  
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  
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結之曰皆無恙咸涕泣  
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  
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

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蓋蘇文山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

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  
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  
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  
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  
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  
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  
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

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曰蓋蘇文弑其  
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  
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韃靼擾之何如長孫無忌  
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  
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  
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  
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秋九月庚辰

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諭至

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  
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立獎還具言其  
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  
詔命侵暴隣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  
指麾則中原清宴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  
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  
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  
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鄉用陛下

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  
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  
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  
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  
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  
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  
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  
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

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呂太常卿常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大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



之子也

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

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部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洛陽

十一月壬申至洛陽

前宜州刺史鄭元璫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

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硤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

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  
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  
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  
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  
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  
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  
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日以  
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衆亂四曰以逸敵勞

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於是凡  
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  
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  
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  
為洛陽宮畱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  
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

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癸亥上至鄴自為

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啜肉飯雖春蔬亦不

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  
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  
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勲賞惟願効死遼東上不許  
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  
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  
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  
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  
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

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  
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  
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  
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  
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  
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  
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  
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

首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

械簿書委岑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等拔蓋牟城

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



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  
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  
遣總管丘孝忠等耀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  
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  
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畱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  
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  
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  
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

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  
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  
赴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義退  
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  
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  
首千餘級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  
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  
義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

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  
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  
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  
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  
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  
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  
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  
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

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梁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  
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  
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  
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六月丁酉

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  
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  
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  
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

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它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

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  
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  
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  
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  
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  
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  
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

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  
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  
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  
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  
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  
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  
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  
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視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

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



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勝謀諸將奉成筭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韎韜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

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彊臣弑其  
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  
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  
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  
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  
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  
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  
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

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  
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  
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  
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  
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  
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  
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  
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

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  
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釋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  
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  
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  
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  
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  
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  
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

已郊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侯騎獲莫離支

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諜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

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屨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

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  
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  
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  
市人望見上旗蓋輒棄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  
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  
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  
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  
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膽破

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  
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  
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  
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  
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  
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  
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  
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



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鷄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絕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

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  
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  
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  
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  
年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  
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  
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  
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

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  
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  
澤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月  
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  
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  
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卞城  
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  
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

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  
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  
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  
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  
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  
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  
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  
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

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  
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  
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  
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  
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  
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  
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至并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夏五月甲

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上自高麗還蓋蘇文蓋

驕恣雖遣使奉表具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  
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  
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  
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  
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  
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  
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

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侯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郎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海岸入高麗

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達至積利城下高麗



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眞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

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

麗 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  
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  
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  
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  
之術勞人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

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  
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

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

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  
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屬  
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  
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道  
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  
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立齡疾篤  
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

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  
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  
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  
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  
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  
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  
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

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革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  
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  
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八月丁丑敕越  
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冬十

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  
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

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春

秋為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  
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  
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名  
振等渡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逆戰名  
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  
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

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



秋為岬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

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  
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  
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  
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  
及太子隆逃於壯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  
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  
遽引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

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  
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  
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  
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  
督刺史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  
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壬午以

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貝江道行軍大總管左  
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

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鏐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鏐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陽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

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

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  
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  
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  
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  
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  
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歷及廟諱而行曰  
吾欲掃平東夷頌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

轉鬪而前所向皆平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  
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  
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  
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  
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表詔新羅出兵新  
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  
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  
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

為沮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  
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  
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  
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秋七月甲戌蘇

定方破高麗於沮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九

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灋敏為樂浪  
郡王新羅王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  
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

力引衆乘冰渡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犇數十里  
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  
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沮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於軍戊  
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恭與高  
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二人皆戰死蘇定  
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秋七月丁

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

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  
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  
若金法敏籍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  
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  
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  
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  
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  
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



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  
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  
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  
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  
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  
離行相屠戮止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  
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  
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從仁願仁軌知

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峴城大山沙井等  
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  
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  
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  
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  
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卧於窟室欲俟豐  
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  
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

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

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

有謀畧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

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  
但鄉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効之時不用  
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  
子奔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  
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  
骨籍尸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  
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  
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

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  
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所能如是仁願曰此皆  
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  
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  
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  
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  
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

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遼海者皆賜勲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



號令許以勲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  
賜破勲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  
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  
又本因征役授勲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勲官  
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  
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  
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  
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令冬僅可充事來秋

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  
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  
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  
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  
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  
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  
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  
鎮之兵仍勅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

欲以經畧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  
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  
如且留舊兵暫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  
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  
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勅豈敢擅有  
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  
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  
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

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王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

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又以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

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

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  
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  
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  
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  
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  
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

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  
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  
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  
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  
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  
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  
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饑窘欲  
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

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却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畧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



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

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秋九月癸巳李勣拔

平壤勦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它道者皆與勦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勦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勦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勦降勦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勦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勦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於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於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  
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已  
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  
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畱其貧弱者  
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劔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  
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

兵討之安舜殺劔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畱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

韞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

靺鞨浮海畧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  
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畧之三  
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  
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  
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  
城其百濟戶口先徙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



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  
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  
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  
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  
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  
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  
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  
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

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

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

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  
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  
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  
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  
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  
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

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閭州刺史別  
叢卧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  
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  
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  
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開水道左領  
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  
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  
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

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

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  
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  
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  
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  
王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  
不忠者當勤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

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彊大威服  
氏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  
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  
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

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清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降璽書責



讓之

麟德二年春二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

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  
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甚難輜重自  
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  
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  
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衆進屯  
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  
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  
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

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  
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即軍中按其敗狀  
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  
贊婆悉多於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  
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  
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  
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

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隣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

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  
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  
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

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  
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  
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為遊擊

將軍

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

九月丙寅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  
兵敗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  
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為虜所攻敬  
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於承風  
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崗以壓之左領軍員外  
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

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  
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  
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  
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  
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  
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  
軍及敗勅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  
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

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  
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  
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  
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  
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  
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  
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  
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



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  
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  
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  
士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  
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  
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  
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  
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

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  
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  
賞絕不行勲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  
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鄉使早誅  
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  
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  
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  
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

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  
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  
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  
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  
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  
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  
也乃止

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

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  
贊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  
之擊却之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  
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  
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  
備焉先是劔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  
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

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舊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於吐蕃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拓松翼等州詔左

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  
分道禦之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  
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  
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  
材勿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  
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

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

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

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

附以右玉鈴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



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蜀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  
部酋長各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  
置萊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

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  
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  
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  
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勅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  
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

成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敕論贊刃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

軍副總管擊吐蕃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

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  
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  
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  
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  
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  
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

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  
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  
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  
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  
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  
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  
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  
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

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  
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  
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  
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  
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  
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

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  
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  
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  
以字行

聖歷二年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  
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  
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  
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

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鎧曹叅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不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  
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  
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  
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  
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  
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庚戌以魏元忠為  
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  
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  
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  
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  
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  
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  
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蕭熱入貢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  
蕃處納辭又命趙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  
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 二月癸未還  
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築別城以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盆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  
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  
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

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全達延書招懷之琬上  
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  
之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

秋八月乙亥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  
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  
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  
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  
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

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冬十

月吐蕃復寇渭原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

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駿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

虜軍塞其中間暖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  
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  
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勅罷親征戊  
辰姚宗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  
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  
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  
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乙  
酉命左驍衛郎將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

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

癸酉松州都督孫獻襲擊

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

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  
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

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於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



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  
餘年北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  
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  
彛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彛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  
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彛入朝果請  
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  
焚掠而去君彛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  
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彛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

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  
半君奚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  
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  
君奚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  
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

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  
節度使王君奚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使歸涼州  
謂君奚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奚登城西

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  
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  
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  
斂城中財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  
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  
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  
副大都護趙頤真擊破之王君奭帥精騎邀吐蕃使

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回紇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奭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儒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淮之從弟也儒客本鶻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

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  
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  
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  
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  
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  
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  
由是少衰 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  
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

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  
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  
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裴忠亮大  
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同城擒獲甚衆  
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

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  
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

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

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

城曰振武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秋九

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  
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  
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  
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  
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  
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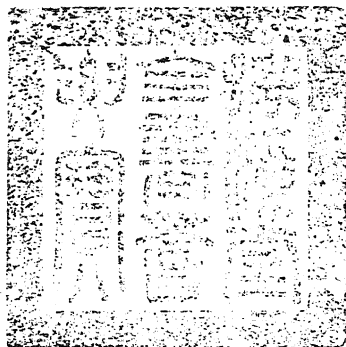
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  
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  
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  
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  
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  
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  
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  
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倘使復修舊好

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聞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  
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碑入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  
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